

[方艳]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民俗价值观重构

作者: [方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 2009-12-23 | 点击数: 1255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的内涵的要求已由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转向追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要求人们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而以研究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模式为学科传统的民俗学科,也应该引导和敦促社会民众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重新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民俗价值观体系,合理选择和优化与自然相生相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民俗生活模式。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民俗 价值观 重构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489(2008)04-106-03

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及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使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关注的问题,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当前全社会共识。而以研究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模式为学科传统的民俗学科,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原有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遇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通过对现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民俗文化的现代变迁予以高度关注,发掘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有的生态关怀,和其中早已涵蕴却可能被长期忽视的生态意义,引导和敦促社会民众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重新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民俗价值观体系,合理选择和优化与自然相生相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民俗生活模式。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反思，自觉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民俗价值观理性思考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协同进化。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公众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发展观，我们可以概括为‘不仅包括经济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还包括政治、社会的昌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文教卫生的发达和生态环境的优化’等方面的指标和效益在内的新的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相对立，它以集约型内涵式的、整体性、系统性、内生性的特征，显示出发展战略的长远持续性、整体综合性和发展过程、结果的有序协调性。”

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发展都必须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内在的动力除了生存繁衍的基本需求动力之外，还有要求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是由该民族或群体的文化提供的，而文化的核心则是在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今天人们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而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褊狭，才是最终造成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奉行的种种生存模式以及民俗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

“任何发达或发展中的民族或群体，都毫不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民俗中。”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无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层面，对于人类生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种价值和作用，是作为“客体”的文化事象对于文化的创造这一“文体”的效应，也就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民众生活中作用和意义，即民俗价值。而这一民俗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变化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民众民俗价值所面临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对民俗价值观的影响。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贮存了几十亿年的能源被人类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内掠夺性开采、任意消耗，高能流入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观念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人类创造了高能环境，自己却完全沦为高能环境的俘虏。人们抱怨空气污染、食物里过多的添加剂和满目的钢筋水泥，人们休息、娱乐，但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愁苦和黯淡的神情。人们丰衣足食，大腹便便，然而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或者如时下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一些人的钱只用作两种用途：吃饭和吃药——盛年吃饭，暮年吃药。高能文化已割裂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在同生命之源——“大地母亲”保持和谐。

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层面说，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经济价值，导致“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滋生和真、善、美的价值迷失。的确，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它既能改变自然的“惯常行程”，又能引发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生产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也为人类向大自然的全面进军提供了越来越神奇的力量。在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节节胜利中，人类渐渐习惯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人们不再担心地力的衰竭，现代技术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化肥，使土地重新肥沃起来；不再担心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害，不断更新的化学农药足以应对这些灾害；不再担心气候对生活的影响，现代技术支撑的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稳定地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降温保暖用品；不再担心资源会枯竭，现代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能源……所以，在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民俗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些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观念和意识，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狭隘的生态价值观，忽视自然的发展，形成人与自然的对立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而忽视对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关注，现代人类所追求的实利主义、享乐主义、惟我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制造现代生态悲剧的罪魁祸首。长期以来，在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的导引下，人们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在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形成种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在不断升级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浪潮”的下面，涌动着的是日渐膨胀的反自然、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不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律，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而要重新修整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如何看待精神的价值，如何开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精神资源。这不仅是人类与自然真正和解的出路，也是人类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前提。

（二）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习俗，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多产出，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生态环境与人类文化间是交互作用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大。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动植物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生态破坏；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人口过密等社会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力量进一步增强。经过人类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系统已更多的代替了自然的生态系统，这处现象已遍及全球的大部分。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沿袭着的生产模式，普遍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和自然资源的低效转换。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许多自然资源富集区，一方面是大量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开发，另一方面却由于农业的过度开发，而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失衡和人口超载的问题。我国的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等地都已成为土地承载力的超载区，新疆、宁夏等地也到了土地承载力的临界区。

（三）消费观念的误区，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我国的民族传统原本是以简朴、节能著称的。在传统社会里，我国历代社会民众常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古训传家教子，在日常家庭内部隐蔽性的消费生活中，人们

崇尚简朴，简陋。但是，在我国民众在生活中也同时奉行一种内外有别的消费习惯。在外部显露的消费生活中，人们往往出手阔绰大方，尽显排场，最怕被人瞧不起，步入消费的误区。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广大民众生活与消费水平迅速提升，快步进入了消费时代。在物质主义消费示范作用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开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民众中抬头，传统消费民俗中的外部消费尽力张显以及炫耀与挥霍性的消费心理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我国发达地区及一些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中。一些人主张过量消费乃至暴殄天物，在生活中攀比奢华，一掷千金，什么稀少吃什么，什么名贵穿什么，专以消费稀有资源为时尚。这种消费习俗与心理恰恰是一种文明尚未开化的表现，无限膨胀的物欲，带来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迷失以及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讲排场，摆阔气的消费习俗与心理，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压力极大，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这种炫耀与挥霍性的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民俗价值观重构

在东西方的许多民族与群体传统的民俗价值体系中，敬畏、顺应、尊重、爱护自然，使人类的生存活动与大自然相生相谐，互利共处，都是居于民俗价值坐标中心地位的观念与取向。尽管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生成的背景不同，但所有的人类群体在建构各自的民俗文化体系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却是相同或相近的。处于不同的环境、从事不同的生计的人类群体对自然环境的体悟与认知不同，在自然资源的摄取、利用方面差别也较大，决定了其各异的生活模式及群体各异的自然生态观和民俗价值观。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在对民俗价值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继承传统民俗价值观的优秀品质，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民俗价值观体系。

（一）建立协调互利、相生相谐的生态价值观

从总体上来看，在我国传统的民俗价值观念中，是极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互利发展的。这些观念在现代的时代背景下，是应该被重视和继承的。在我国的民间意识中，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只有同自然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里，人是天地间的生灵，天地为人提供了生存的环境，也为人的生存框定了界限，天、地、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对历代民众的生态观以及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模塑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不同的层面一直规范和控制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行为及日常生活习俗。

在我国藏区，自古民间信仰中便沿着大量保护自然环境的禁忌，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砍伐神山的树木；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伤害神山的兽禽鱼虫；禁忌以污秽之物污染神山；禁忌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中。对水源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水源边堆杂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的鱼、青蛙等动物。对土地的禁忌：牧区严守“不动土”原则，严禁在草地上胡乱挖掘，以免使草原土地肌肤受伤；夏季禁忌搬迁草场；禁忌在草地上挖水渠。还有对动物的禁忌……深受佛教影响的我国傣族民众，其民俗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傣族的民俗价值观是以其生态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关系，其排列顺序为：林、水、田、粮、人，在傣族的生产活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民俗中，处处都体现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爱护。这些观念和价值取向，应该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并且进一步的重视、继承和发扬。

（二）调整、变革生产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正在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转变，这种转变的突出特征就是农药、化肥、塑料薄膜、机械、水肥耗量大的高产品种以及连作的方法，同时，一些相应的农业工程设施也在改变自然。在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过程中，如果不考虑某些传统生产习俗以及现代化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在资源匮乏的我国，各种生态灾难还将加深加重，必须调整民众的生产方式与习俗，在深层也体现了民俗价值观的重构。比如，目前我国一些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的地区和严重沙化的地区，已经陆续展开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生态恢复工程。在农业生产领域，近年来，打造和构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绿色农业”虽然仍以轮作、有机肥等传统农业习俗为基本，但却并非要回到古代的传统轮作农业，而是充分应用现代农业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现代科学养殖方法，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从民俗学的视野来看，“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提出，也体现了对传统生产民俗价值观的某种重构。

（三）树立适度消费观念，构建一种与自然相生相谐、健康、环保、文明的“绿色”民俗模式

在消费生活领域，民俗价值观的重构主要是摒弃传统俗中那些消极、反生态、反文明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树立起适度消费观念，提倡“低物质能量的高层次运转”，构建“绿色”民俗模式。在我国，近年来也有人提出了营造 21 世纪“绿色生活”的构想与行动倡议，呼吁广大民众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一些不利于生态保护的生活习惯。这些构想与行动倡议的目的就是在于敦促人们改变生活中的一些不良消费观念与行为，比如，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时尚，而是将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作为追求的目标；为减少空气污染，更多地使用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或步行，而不是利用率低的私人轿车；为珍惜水资源，减少水污染，安装节水龙头，节约型马桶；不向河流、水源中倾倒垃圾污物，减少使用洗洁精，购买无磷、生物可降解的洗涤用品；为保护森林、矿产资源，购买再生材料制成的或可再生利用的、可维护、可多次长期使用的商品，尽力减少使用或不用一次性的纸杯，木筷、纸巾、餐盒，节省纸张，少寄贺卡；为珍惜土地，减少土地污染，购物时自备包装袋，少用塑料包装，支持落叶堆肥，不焚烧落叶，支持和参与废纸、废玻璃和废金属的回收利用，爱护公共绿地，尽量减少生活垃圾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抑制消费至上的势头，调整消费生活观念，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使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存，需要人与人这间和睦相处，需要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需要可持续发展。民俗文化的价值观重构就是深入反思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在对民俗文化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反思进行深入探究，调整自己的观念行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生态境界，建构健康、环保以及与自然相生相谐的民俗生活模式，以实现最高的生态和谐之美。

民俗价值观的重构，是将人类已经失落的“诗意”重新引回生活，摒弃奢华，倡导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民俗”，不仅是有助于唤起社会民众的生态危机意识，重建生态文明，而且，生态观念的转变，还将作为一种精神因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和推动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包庆德：《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哲学的深层逻辑》，《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2] 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

[3] 江帆：《生态民俗学》，2005年第1期。

[4] 刘德龙：《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有益教材》，《理论界》2005年第1期。

[5] 杨清震、沈道权：《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观念变革》，《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1期。

[6] 南文渊：《论藏区自然禁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原文刊于《华章》2008年第04期）